

改革宗信仰简介

约翰·傅瑞姆

作者简介：约翰·傅瑞姆 (John Frame)，生于 1939 年，现为美国改革宗神学院奥兰多校区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Orlando Campus) 系统神学教授，曾任教于加州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in California)。

当我 1961 年在西敏寺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多数学生是改革宗背景的，有些曾在加尔文主义的学校、大学受训，甚至已经学习过改革宗的教理问答和信条，但今日已非常罕见了。愈来愈多前来西敏寺就读的学生不是改革宗信徒，有些人还有过改宗的经历，改革宗背景的学生对教理问答也知之甚少。

许多新生不了解西敏寺的教义立场。只知这所学校强烈拥护圣经的权威和无误性，知道它秉持基督教福音派的基础教义；也知道西敏寺的教授以出色的学术水准阐释并捍卫这些教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西敏寺是一所持守纯正信仰的神学院，它坚持一个具有明确历史性、教义性的传统——改革宗信仰。

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这里读书，并且为西敏寺吸引许多非改革宗背景的学生而感到无比欣喜，但他们需要补习有关学校教义立场的入门知识。改革宗信仰的启蒙学习对他们的早期学习是必要的，因为改革宗信仰充实并指引着这里所有的教学内容，学生必须对此做好准备，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我写这篇文章还基于一个理由：当你开始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会在广义改革宗传统中看到大量的演变，会学到诸如极端加尔文、神治论、反律法主义、前提预设论、证据论、视角主义、传统主义等术语。我们有时用这些词语指代自己，有时用它们称呼别人。通常很难鉴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改革宗，但这不重要，他是真正的圣经主义者就够了。在这篇文章中，我至少要说明我是怎么看待改革宗信仰的，并且指引、帮助你走出迷宫。

当然，它只是导论，而不是深入的理论分析，后者是学校里讲的课程。本文的教义论述在你们即将要上的系统神学、护教学中会详细讲到，如果有这个阅读经历，对于你将来的学习也是有益的。我建议你阅读西敏寺信条及大小教理问答，以及欧陆改革宗教会的三项联合信条：比利时信条、海德堡教理问答，多特信经。这些都是对改革宗立场的绝妙总结，它们全面、简洁、精确。海德堡教理问答是一篇杰出的属灵作品，我也相信你会在范泰尔的这本改革宗神学概览《为真理辩护》中获得大笔财富。

在进行实质性教义问题探讨之前，请允许我提一下：「为什么除圣经之外，还需认同一些信条呢？」。这着实是个好问题。从我而言，我倒是希望可以不对教义进行宗派认同上的区别。宗派在一定程度上是罪的产物，它沾染结党的风气。我希望当他人问及我信仰隶属的时候，我只回答「基督徒」就够了，当人们问我的信仰的时候，我能够只说两个字：圣经。

[Type text]

不幸的是，这些朴素的答复远远不够！不仅唯独圣经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连那些着实与基督国度相隔甚远的人也这么说，比如自由主义者、律法主义者，新纪元宗派合一者。你如果邀请别人去教会，他当然有权询问你的教会信什么。倘若你只回答：「我是个基督徒，相信圣经」，他就可以进一步问：「你和你的教会是怎么看待圣经教导的？」。故而，信经、信条就成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教义是对一个人或一所堂点信仰的简略总结，也就是他们怎么看待圣经教导的。制定这样一个总结，无疑对教会和问询者都会很便利。

信仰告白不是圣经，它们不是绝对可靠的终极标准。因为信仰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对信条进行修订就十分必要了，为了这个缘故，会众和教会领袖必合理地反对那些具有局限性的信条。在这里，信条的权威和话语权被抬的和圣经一样高。教会带着严格的立场签署信条，并且不允许牧师的教导与它的任意一个枝节相抵触，这可能被视作保护该教会正统性的方式。然而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恰恰是对正统的颠覆，因为它破坏了圣经的权威和自足性。在这样的签署之下，圣经被剥夺了按照上帝的意愿归正教会的自由。

但信条本身具有完美的合法性，它不仅对教会、信徒个人生效，还有如同西敏寺这样的一些神学院。对于神学院来说，也是如此，它们需要告诉赞助人、在校生、投考生一些关键信息，那就是它们在课程中教导的是怎样的一个教义体系。

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改革宗信仰是个精彩绝伦的发现。我听很多人说过，当他们开始学习改革宗神学的时候才发现圣经是多么的有意义。因为在其他神学流派中有许多浮夸的释经法：令人难以置信的诗句分割、将「难解的经文」理性化，还用圣经之外的东西来强解圣经。改革宗神学非常自然地处理圣经，如同圣经作者亲自在向他们说话一样。当然，和其他的系统一样，改革宗内部也存在着某些难题，但当很多人在改革宗指引下读经时，他们的理解力和信心就不断增长。上帝的话语极其有力地掷在他们身上，并且更加强烈地激励他们就近圣洁。

诚然很多人也反对改革宗。西敏寺并不要求它的学生认信改革宗，无论入学还是毕业的时候，因此你就要自己来思考。但我的经历是，当非改革宗的学生客观看待改革宗的时候，他们通常发现自己已经接受它了。我在西敏寺从教三十五年，基本上没看到几个人毕业的时候变成了阿民念主义者。但学校从来没迫使学生和它的教义立场一致，我们当教授的常常避免这样做。我们提供给你充足的机会阐述对改革宗神学的见解，你可以将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神学对照着来看，当你毕业的时候，我相信你会和我们一样因着改革宗信仰而喜悦。

那么改革宗信仰究竟是什么呢？，我接下来探讨（1）改革宗信仰是福音派的，（2）改革宗信仰是预定论者的信仰，（3）改革宗信仰教导上帝的圣约主权。

一、改革宗信仰是福音派的

唯独圣经的新教徒很难给自己命名，如前文所说，因为「基督徒」，甚至「唯独圣经的基督徒」都太空洞，会误导人。「正统」会让人联想到留着胡须的神父，「保守主义」听起来像一个政治立场或喜怒无常的顽固派，而不是宗教信仰。「基要派」虽然在过去诠释了许多伟大的基督徒学者。但它现在是一种责备，是反智主义。

[Type text]

形容唯独圣经的新教徒最好的词就是「福音派」了——虽然这个词在历史上也有点儿模糊，它是路德宗改教家的专利。在现今的欧洲大陆，「福音派」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德宗」的同义词。然而在英语国家，指的是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领导的福音大复兴。卫斯理是阿民念主义者，怀特菲尔德是加尔文主义者，所以这场福音派运动同时具有阿民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元素。许多英语国家的宗派都以这场复兴而自豪。

十九世纪，许多最早被福音大复兴运动影响的宗派愈加偏离圣经真理，人们会司空见惯地看到，连自由派神学家查尔斯·布里格斯也称自己为「福音派」。「福音派自由主义」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矛盾修辞。这个词在英语神学背景下并无统一的解释，但在二战时期的美国，「福音派」通常被限于保守神学立场。若干保守派基督徒在战后得出结论：基要派是个饱受怀疑的概念。他们后来追溯到十八世纪，称呼自己为「福音派」。包括卡尔·亨利、哈罗德·奥肯加、约翰·皮尤在内的许多人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其他的不是。因此「福音派」变成了个涵盖性术语，包含着坚持圣经权威并基础信仰的改革宗和非改革宗信徒。

并不是所有的改革宗信徒都愿意被打上「福音派」的标签，一方面，尽管像怀特菲尔德这样的复兴布道家也是改革宗，但改革宗的一些人是反对复兴主义的。由于有这个时代背景，有的人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称呼。另一方面，许多改革宗信徒不想和阿民念主义者共用一个称号，因为他们在神学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对于一些包括范泰尔在内的加尔文主义者来说，「福音派」意味着「非改革宗信徒」。

尽管这个例子援引了我的老师范泰尔，我依旧要反对，因为它非历史性的，而这个词是历史性的，包括加尔文主义者在内。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它似乎是在说，我们需要一些词语来将唯独圣经的新教徒联合起来，为达到这个目标，唯一合适的标签就是「福音派」。

我认为改革宗和福音派在许多关键教义上有共通之处，在最重要的一些观点上面也可商榷，因此我主张改革宗信仰是福音派的。

什么是福音派神学的基本信仰？在我的定义中，福音派承认古典新教神学的如下信念：

- 一) 上帝具有位格。祂有无限的智慧、公义、良善、真实、大能，是终极存在，完全配得敬拜与无条件的顺服。祂就是从无有中创世的主宰。
- 二) 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罪恶地违抗了上帝的诫命，应受永死。从那时起，除耶稣基督之外的所有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有罪的。
- 三) 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而成为人。他被童贞女所生、行神迹、满足了预言。受难并且为我们的罪而死，担当了罪孽和审判。他从死人中身体复活，还要再来（肉身）召集他的子民，并且审判世界。
- 四) 我们获得的救恩不是出自自己的善行，乃是因着信心所得的上帝所赐的白白的礼物。我们靠着得救的信心接受基督的赎罪祭，如同我们个人的赎罪祭一样，这是我们与神交通的唯一基础。诸如此类的信心促使我们去顺服。
- 五) 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六) 祷告不仅仅是提升自我的默想，而是与我们的创造主与救主活生生的对话。我们在祷告中赞美、称谢上帝，寻求饶恕，并且为这世界的转变祈求上帝。

这些可能被称作「基础信仰」。它们代表基于圣经的福音中心，以此为基础，改革宗就与所有的福音派联合起来了。有些改革宗信徒说「我们与阿民念主义者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这句话着实令我很痛心，实际上，我们有很多见解与他们是一样的。阿民念主义神学与真实的福音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大多数都相信核心信仰。

改革宗信徒不仅与阿民念肢体共同宣告圣经的真实，而且与他们并肩反对一些通常被认作是堕落的信仰。我们与所有福音派携手对付世俗主义、律法主义、新纪元运动、自由派神学。任何反对「基础信仰」的神学流派都是「自由派」。不仅是梅钦那个时代的现代主义者，也包括新正统主义（卡尔·巴特和布仁纳，范泰尔所言的「新现代主义者」），包括一些近代产物，诸如自由主义神学、进程神学、多元主义神学，它们是常常和自由主义相提并论的。我们需要一个词来描述所有唯独圣经的新教徒，我们也需要一个词来勾勒出破坏基础信仰的那些人，故而，「自由主义」就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自由主义的特征：

- 一) 上帝没有位格，不能掌控善恶，上帝并不要求别人顺服祂、也不审判罪恶、不听祷告。
- 二) 罪不是人的不顺服而产生的，也没有一个永恒的律法来约束人，而是产生于和别人的隔阂及偏离人道。
- 三) 耶稣是个在很多方面与上帝很像的人，神迹和复活不存在，它们只是高级实在的象征。
- 四) 救赎不是通过基督的代赎获得，信靠基督也不是唯一的得救方式。所有的人都是得救的，换句话说，得救就是信奉多种多样的伦理和政治纲要。
- 五) 圣经是有谬误的，只是传达了一点儿神圣气息的世俗作品。
- 六) 祷告本质上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

我们看到福音派与这个否认福音的自由主义大相径庭，采取一个明确的立场就至关重要了。我敦促神学生反对这些信息，你必须清楚你和上帝的关系。你相信圣经里的那个上帝至今还存在吗？你相信祂是宇宙天地的主宰吗？你相信你的罪应受祂的烈怒和永远的责罚吗？你认为你可以通过去教会、参与事奉，持守正确的头脑知识等方式自救，还是只靠基督的全然的公义呢？

倘若你从未回答过这类问题，我恳请你现在为着基督的缘故回答它。不是所有上神学院的人都能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在所谓的「基督徒生活」中装装样子、自欺欺人对他们来说太容易了。你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在神学院中学习，归正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你成为神学家的时候，就会因着自己的成就而骄傲，如果有人建议你变回小孩子的样式、将信心放在另一个智慧上面的时候，你多半也会变得不耐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弗二 8~9）

二、改革宗信仰是预定论者的信仰

「改革宗」一词，源自改教运动时期的瑞士，代表人有茨温利、布赛尔、布林尔、加尔文等，后变成「加尔文主义者」的同义词。提起这些人，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就是预定论了，预定论也被通常视作改革宗与其他福音派的显著区别。1618~1619年，为了回应雅各布·阿民念（以及他所提倡的阿民念主义）提出的一些主张，多国改革宗代表在荷兰多德雷赫特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反对阿民念主义的五点，而采用现今被称作「加尔文主义五点」的预定论教义。它们的首字母通常被组合为荷兰国花郁金香（*TULIP*）：全然败坏（*Total Depravity*）、无条件的拣选（*Unconditional Election*）、有限的救赎（*Limited Atonement*）、不可抗拒的恩典（*Irresistible Grace*），圣徒永蒙保守（*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我们不应将这五点视作改革宗对自己体系的总结，因为多特会议最初的「五点」是阿民念主义者提出的，他们用这些来反对加尔文主义者，而不是加尔文主义者自己制定出来的。我猜想如果多特会议真要制定一个改革宗信仰总结，他们会采取像比利时信条和西敏寺信条那样的结构。

这些富有争议性的论点未必是系统的基础概念，改革宗的教义体系比这五点要广的多，改革宗信仰是对于圣经的综合理解，也是全面的世界观、人生观。我将在下一节中提到。即使它们的向心力被夸大了，不过它们着是真实重要的，而且经常被误解。我在这里不分析细节，但我相信它会给你正确的指引：

- 一) 全然败坏：虽然堕落的人有能力做一些表面上、外在的善行（看起来对社会有益的行为），但他们无法行出真正的善，也就是不能取悦于神（罗八 8）。上帝鉴察人心，祂认为堕落的人没有一丝良善，无论是在思想、言语，还是在行为上。此外，人对上帝的救恩没有任何的功劳。
- 二) 无条件的拣选：上帝的拣选不是由于人类有什么良善，也不是单纯预知他们会信，而只是出自祂全然的赐予，无需任何功绩，乃是出自恩典（弗二 8~9）
- 三) 有限的救赎：这是最为有争议的一点，因为圣经明显教导耶稣基督是为每个人而死的。例如林后五 15、提前四 10、约壹二 2。这些都是有关救赎的普遍标准（a）救赎是对所有国家的、（b）救赎开放给全人类、（c）救赎具有普世性、（d）这是唯一的救法，并且这救恩是给所有人的、（e）它足以拯救所有人——虽然如此，基督并不是每个人的罪的赎罪祭，否则人人都可能得救。因为和被救赎的人比起来，补偿是强有力的、有效的，它不仅仅使救恩变得可能。当基督为某些人死的时候，这个人就得救了。林后五：15 的「普遍救赎」凸显这个观点：耶稣只为他救的人而死。但这段经文是讲救赎的功效，而不是它的「局限性」，我们应将它称呼为「救赎的功效」（*Effective Salvation*），而不是「有限的救赎」，*TULIP* 也就变成了 *TUEIP*。当然，功效的确意指着限制，所以有限也是这个教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 四) 不可抗拒的恩典：恩典并不是一盒糖果，想要就收下，不想要就送回去。恩典是神圣的赐予，是上帝的意愿。除了上帝自己，任何人不能凌驾祂，不能阻止祂对人类施以救恩：重生、赦免、接纳、成圣、得荣耀。他必成全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腓一 6, 弗一 11）。
- 五) 圣徒永蒙保守：被圣灵重生、称义、接纳的人，因着上帝的保守，必不会失丧（约十 27~30, 罗八 28~29）。坚忍并不意味着口头信主之后，照着本相去犯罪也依然会得救，许

多挂牌认信者后来放弃了基督徒生活、放弃了信仰，永远都不会回过来看基督一眼，死在自己的罪中。但是，假如你是从心底发出对基督的信靠，就会真正坚忍下去，因你不再是罪的奴仆（罗六 14）。

三、改革宗信仰教导上帝的圣约主权。

圣经中的上帝是「立约的主」，他所有的创造、救赎之工都是出自他的圣约主权。此外，「上帝是立约的主」总结了圣经信息，改革宗信仰也可以同样以这种方式来总结：所有改革宗信仰的基本元素都可被看作上帝圣约主权的彰显，它是圣经的中心，也是改革宗神学的重中之重，并且支撑着改革宗神学，使其成为有关圣经教导的最佳表达。

你会发现不同的神学家对「圣约」有不同的定义，甚至在改革宗阵营内也是这样。但我接下来着手处理的是圣经中上帝和人之间的盟约，它是一种主仆关系，上帝用自己的能力和律法统治人类，带给他们祝福或咒诅。为了更好的理解「圣约」，我们必须懂得「上帝的主权」。

主权是什么？

首先，「主」代表着一个难解的希伯来字 יהוה（一般被拼做「雅赫维」，有时在一些译本里使用「耶和华」*Jehovah* 或「主」*the LORD*）。它有点儿和「存在」这个动词相联系，就像出埃及记第三章 14 节的「我是」（注意，*YHWH* 出现在第 15 节）。除了出三 12~15 之外，在圣经中也有些段落落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这个名字的含义。见出六 1~8, 20、33、34 章；利 18、19 章；申六 4；赛四一 4, 四三 10~13, 四四 6, 四八 12。在新约中，耶稣采用了同样的名字 κύριος (/ *ký:rios* /)，这是从希伯来文 יהוה 译过来的一个希腊字。在他使用这名字的时候，他扮演了雅赫维在旧约中的角色——主、圣约的首领，这是最有力的有关基督的神性的证据。在新约中也有一些关于主权的很好的圣经概念，例如约八 31~59、罗十 9、林前十二 3、腓二 11。我讲三一神论课程的时候，会考察这些段落的细节，为要使你明了它们是怎样联合的。然而，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提出我研究时所下的结论。当你阅读这些段落、看到以下概念通过这些经文而互相编织，你会发现它们是如此的富有教育意义。我的结论是，圣经中的主权包含着三个方面：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权威、上帝的同在。

（1）上帝的管理：上帝全然掌控着这个世界，祂用大能的膀臂将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救拔出来，祂控制世间的武力，咒诅埃及人并且击退独裁者的军队。见出三 8、14、20、二十 2, 卅三 19, 卅四 6；赛四一 4, 四四 6, 四八 12。我已经在预定论中阐明了这个圣经主题，它是完全值得再三提及的：不仅救恩，整个自然和历史进程都是处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弗一 11、罗十一 36 详尽阐述了这个真理，许多圣经段落也叙说着上帝控制的各种各样的事。

罪也是上帝的部分计划，这是极其难解的，我们必须在言谈中谨慎。虽然如此，圣经并没有说过上帝愿意让人犯罪。见创四五 7、五十 20；撒后廿四 1、10；林前廿一 1；王上廿二 19~23；徒二 23、四 27~28；罗一 24、26、28、九 11~23。

怎样才能把这些事实与上帝的公义和良善相调节呢？我在《卫道学概论》一书（149—190页）中详细探讨过「罪恶的问题」，我们不可能理解上帝利用罪恶来完成他计划的理由，祂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意愿显然是好的（创五十 20）。对于我们来说，最好去仿效约伯，在面对罪恶的困惑的时候默然不语（约四十 4~5, 四二 1~6）。论到上帝的主权，我们的确不能和阿民念主义的「自由意志」妥协，他们说人的行为不是被上帝预定的。

上帝的掌管当然不代表人的选择等次要因素是不重要的，上帝通常用有限的东西成就祂伟大的目标。因此，祂并不是靠神迹奇事来完成将福音传到地极的目标，而是通过人的传讲和教导（太廿八 19）。若没有人类的信心和悔改（至少成人有），也就没有救赎了。约三 16, 徒二 38。有些人不懂得圣经的平衡性，他们说因着主权的缘故就不需要寻求决策了。上帝的主权并不忽视次要因素，祂还给它们打气，并且赋予其重要性。

圣经中的上帝并不是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一种抽象概念，否则任何出于祂的东西都是邪恶的了。恰恰相反，上帝具有位格，祂根据自己的意愿创造世界。受造物反对一些专属于上帝的权利，例如受崇拜、插手人类生活。但世上多数重大事件的发生同时具有属灵和属世的原因，二者并不抵触。阿民念主义者和极端加尔文都在这点上出了问题。

（2）上帝的权威：权威有权叫别人顺服他，至高主就有这个权利，祂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可能在上帝话语的教义中看到圣约，上帝与人立约的过程中提及了祂的圣名、对人类的祝福，祂对人类行为的要求、祂的应许与严词。这些文字被记载下来，违抗这些话语，就是违背圣约。

当上帝与摩西在埃及会面时，祂对以色列民和顽固的法老发号施令。见出三 13~18、二十 2,; 利十八 2~5、30、十九 37; 申六 4~9, 路六 46。祂的权威体现在三个方面：（a）祂是不能被质疑的。罗四 14~20; 来十一; 伯四十 1; 罗九 20。（b）祂的立约绝对有效。出二十 3; 民六 4; 太八 9~22、十 34~38; 腓三 8。（c）祂的权威在全地之上。出埃及记; 民数记; 罗十四 23; 林前十 31; 林后十 5; 西三 17, 23。

（3）上帝的同在：上帝是领人归主的神。祂作他们的神，他们是祂的子民，因此上帝与他们同在（出三 12）。上帝与祂的子民同在是一个极好的主题，贯穿在圣经的每个章节里。见创廿六 3、廿八 15、卅一 3、四六 4; 出三 12, 卅三 14; 民卅一 6、8、廿三; 得六 16; 耶卅一 33; 赛七 14; 太廿八 20; 约十七 25; 林前三 16; 启廿一 22。

与其他国度崇拜的假神不同，雅赫维就在祂的子民的身边：利十 3; 民四 7、三十 11~14（罗十 6~8）; 诗一四八 14; 耶卅一 33; 拿二 7; 弗二 17; 西一 27。照字面意义上来说，上帝靠近于以色列的帐幕与院宇，晚些时候，祂在基督和圣灵里就近人。上帝是全能、全知的，祂离每个人都不远。徒十七 27~28。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创造过程是祂所立的约。见克莱恩的《圣灵的形象》。

上帝的同在是祝福的一种手段，但当人类违抗圣约的时候，祂就降下咒诅。见出三 7~14、六 1~8、二十 5、7、12; 诗一三五 13; 赛廿六 4~8; 何十二 4~9, 十三 4; 玛三 6; 约八 31~59。

我将要介绍有关上帝主权之属性的三个方面，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上帝的管理通过祂在创造中施行的指令而彰显出来（创一），此外，「管理」包含有权威的含义。这个管理是全面的，意味着一种神圣的存在贯穿于整个创造过程之中。同样地，每个叙述主权的属性都包括其他二者。此外，每个「存在」并不是上帝主权的「一部分」，乃是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整体。

圣经中上帝主权的向心力

「主」是上帝的立约之名，出三 13~15、六 1~8；约八 58；罗十四 9。上帝也有其他的名字，但「主」是祂与人类立约，以成为他们的主宰的名字，上帝希望藉着这个名字与人相交。

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上帝子民的认信：民六 4；罗十 9；林前十二 3；腓二 11。旧约中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无二的主宰」，新约中则为「耶稣基督是主」。

上帝在创造过程中、历史进程中所有奇妙的作为都是为了「让人知道我是他们的神」，见出十四 18；王上八 43；诗九 10。上帝在以赛亚书中反复提及「我就是那主宰，我就是祂」（赛四一 4；四三 10~13）。「我是自有永有的」可以追溯到出三 14。

改革宗信仰中上帝主权的向心力

改革宗信仰同样着重于上帝在人之上的主权恩约。虽然这个理念详细阐释了管理、主权、存在的构成，也在加尔文的思想里占据一定的重要位置，但加尔文并未系统用过它，他的后继者发掘并应用了这个圣约理念，至今都是改革宗神学的关键领域。

（1）上帝的管理：很明显，改革宗神学着重于上帝的管理，也就是「随己意行作万事」（弗一 11）。我们已经在预定论中讨论过这点了，改革宗神学也在创造、意愿方面的着重阐释上帝的主权。和圣经一样，改革宗神学也不忽视次要因素的重要性。「极端加尔文」就类似于宿命论了，它否认受造界的决定和活动，并不是主流改革宗。

（2）上帝的权威：改革宗也比其他宗派更加重视上帝的律法在人类身上的权威，一些认信的基督徒说律法和恩典、或者律法和慈爱是矛盾的，他们认为基督徒对律法束手无策。然而，改革宗认为，倘若我们爱基督，就必然会遵守他的诫命：约十四 15、21、十五 10；约壹二 3；三 22；五 2；约贰六；启十二 17；十四 12。当然，遵守律法并不能使我们得救，它不能使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只有基督的公义可以做到。但是，被救赎的人必定会遵守上帝的诫命。

改革宗也强调旧约律法的连续性，这律法对于相信新约的人同样有效（太五 17~20）。改革宗内部有一个关于「神律」的辩论，它围绕着旧约律法是否适用于基督徒生活而展开讨论。神治论者与批判神律的改革宗人士都认为旧约律法重要而又有教导意义，可以作为基督徒生活的准绳，也认为一些旧约诫命不可从字面上来理解，因为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要根据历史条件来看待问题。加尔文主义者都相信旧约律法是上帝的话语，有益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为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三 16~17。

特别是在敬拜方面，改革宗强调上帝话语的权威性和自足性。路德宗和罗马天主教认为只要是圣经中没有谴责的，就可以被运用在崇拜中；但改革宗坚持，除了圣经授权、允许去做的，都不可

用来崇拜，也就是「崇拜的金规」。在改革宗内部针对这规则的解释和应用方面有些争论，一些人说只用诗篇中记载的敬拜方式，不可以用乐器，独唱和合唱都不行。其他人则认为效法十七世纪清教徒的敬拜最好。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没有释经家劝我下结论，我在改教运动的主线中看到这些规则将我们从人的传统中释放出来，使我们单单倚靠上帝的话语。

它引起了一个更具一般性的要点，改革宗神学并不是崇拜学，它是有关人的自由的神学。当然，上文提到，改革宗神学拒绝阿民念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但它的确考虑到受造界决定的重要性，这在上文也提过。改革宗神学将我们从人的奴役下释放出来，只做上帝的仆人。诚然，上帝在人类中间指定正统的权威，并且呼召我们去荣耀、顺服他们。但如果这些权威与上帝的话语抵触，或者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抬的和圣经一样高，我们必须使他们的主张变为羞辱。我们必须只顺服神，不顺服人。因此，你可以看到上帝权威的恩约并不是个难以负担的教义，而是自由的极致。

此外，改革宗信仰本质上不是「传统主义」，虽然我估摸着一些改革宗人士对传统有种扭曲的尊崇。这里有些改革宗口号：「改革宗是归正的」、「经常在归正」、「改革宗信仰是经常在归正的」。在改革宗内部有一些分歧，有些人着重于「改革宗」，其他人着重于「归正」，二者都是正确的，必须被平衡地运用。我们的信仰应该被归正，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与圣经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然而，它必须永远被归正，将我们的思想和实践时刻与圣经相符，即使有时需要淘汰一些传统。改教家们在圣经的教义方面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在教会传统上则是激进分子，我们须这样做。此外，当有些人说必须和某些历史传统一样去敬拜、思想、行动的时候，你要小心。「凡事都要对照上帝的话语来察验」（帖前五 21）。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徒十七 11）。

因为改革宗一直对人的传统持批评态度，甚至在它的内部也这么做。改革宗信仰有足够的实力来展开有效的处境化工作。处境化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阐释经文的尝试，改革宗的处境化教导在历史上是明显成功的。加尔文主义对瑞士之外的许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荷兰、德国、大不列颠、匈牙利、韩国。加尔文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也有一些追随者，但大部分都被武力镇压了。

此外，它是彻底归正的。也就是我在《关于神的知识之论》中所讲的那样，神学是将圣经真理实施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神学的进程是圣经的连续应用，为要解释最新出现的情境及处境。它并不像一些「传统主义者」所言的那样，只是对过去教义的复述。恰恰相反，我鼓励你亲自去参与神学事工，而不是和权威妥协。

加尔文主义从来就是一种先进的神学。改革宗神学并不只是重述加尔文和信仰告白，而是发掘新的有关圣经、改革宗教义的应用。十七世纪有一个关于圣约的显著发现。十八世纪，思想家约拿单·爱德华兹教导了基督徒生活的大致方向。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沃斯等人发展出圣经神学，从救赎的历史方面来解释圣经。二十世纪即为范泰尔的护教学和梅雷迪思·克莱恩的《圣经的权威》。

在上帝权威之下的归正对于神学和教会并不具有局限性，加尔文主义者经常强调「文化使命」（创一 28~30），上帝命令万族奉祂的名遍满全地，也就是说，全人类都必须被上帝的话语归正。亚伯拉罕·凯波尔这位荷兰天才人物，在神学、哲学、新闻业、教育、政治等方面做出了无法估

量的贡献，他认为，和神学一样，基督教也应有独有的政治学、艺术、文学，因为上帝的话语治理着生活中的每个领域：林前十 31；林后十 5；罗十四 23；西三 17、23。故而，改革宗信徒致力于创建有特色的基督教学校、劳工运动、商业、高等教育、哲学、科学、政治运动、经济体系。

改革宗信仰并不只关心个人的敬虔，也考虑到社会结构。圣约是和上帝的联系而非纯粹的私人活动。上帝在圣约中拣选个人，经文也清晰地记载上帝拣选家家户户。此外，加尔文主义者通常主张婴儿受洗。因为上帝拣选婴孩父母的时候，也就是拣选了这一家人。见徒十一 14、十六 15、31~34、十八 8；林前一 11、16。

上帝神圣权威的教义，帮助我们从一个角度了解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人类之所以有责任，是因为神对他们发出诫命。虽然改革宗论及人的责任，但这绝对不是向阿民念主义让步，相反，改革宗极力强调人的责任，并且为此喜乐。人的责任是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之一，它以上帝的极富意义的主权计划和祂规范的律法为前提。

在历史进程中，人们有时不理解为什么加尔文主义者相信上帝的主权并且将其付诸实践、采取一种被动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加尔文主义者向来工作勤奋、热心宣教、并且渴望将自己和这个世界归正到上帝里面。这些值得注意的活动和他们的信仰并不矛盾，而是后者的折射。加尔文主义者竭诚服事呼召他们的主，万事的结局都在祂的手中，我们在最伟大的工作中拥有事奉祂的特权，那就是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3）上帝的同在：改革宗神学致力于全心、全力、全人的奉献，并且意识到在人生的每个时刻，上帝都亲密地就近我们。当然，有些改革宗思想家因着他们的行业，成为了「知识分子」，他们以人的视角，过于主观地去蔑视基督教。我认为知性主义并不是最典型的改革宗心态，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开篇即谈，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相联系的，人最大的知识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加尔文意识到，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若不认识神，就不会真实地认识自己。换句话说，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同时也创造了主观性。加尔文依旧坚持，上帝的话语需要刻在心版上，而不仅仅是头脑知识。仿似伸向上帝的一只托成心型的手，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我愿立刻诚恳地将我的心奉献给你」。

因此，改革宗信徒一生都活在上帝面前，上帝的真实存在极其强烈地激励着他们，使他们愈加敬虔，在人生的方方面面都热忱地顺服祂。

结语

你可以看到，改革宗信仰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因为改革宗不仅在内部存在着种种争议，而且在神学家和教会之间也有不同的主张，改革宗浸信会着重于「郁金香五点」、「恩典的教义」，我们长老会也一样。而神治主义者重墨于上帝律法的权威，凯波尔主义者、杜伊维尔主义者强调上帝的教导在社会结构上面的应用。

沃特斯托夫等人试图寻找一种方法来区分改革宗教会内部的诸多背景（尤其是荷兰改革宗），他们谈到「敬虔主义者、凯波尔主义者，教理主义者」。敬虔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受敬虔主义运动

影响，寻求个人与基督的深刻交通；教理主义者极力主张神学的正统性；凯波尔主义者则考虑信仰给社会带来的剧烈变革。

我认为在它们中可以有共通之处，因为没有人绝对完美。不同的局面造就了不同的特点，就像我们按照自己的处境来解释圣经一样。上帝也叫人在恩赐上有分别，有一人被塑造为政治家，又有一人蒙上帝赐他分析教义的能力，还有一人被呼召去广传福音。我们一切所做的，就是我们被赋予而去做的；做什么，则是需要那个工作的位置。在改革宗信仰的界限之内就把这些东西很好地勾勒出来了，我们应当感谢这些分歧，因为差异之间相互补充并成全。